

## 李善《文選》注引文義例考<sup>①</sup>

[日]斯波六郎 撰 權赫子 曹虹 譯

李善《文選》注不僅在《文選》學上佔有重要地位，對於中國注釋史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對其義例進行通盤考論，不無意義，本文僅就其引文義例進行論述。

李善注《文選》引用很多書籍，竟達 850 餘種<sup>②</sup>，這是李善注的一大特點。若弄清其引用義例，有助於理解李善注乃至《文選》正文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李善注引用的不少書籍之內容明顯有異於現存原書，而一些原書現已亡佚。由此而言，對於研究中國學術的學者而言，李善所引據之文是十分重要的資料。利用這些重要資料的研究者，若瞭解李善引文之義例，都會得到不少幫助。

李善自述其作注原則，散見於《文選注》，約有二十三條<sup>③</sup>，其中包括引用他書之原則。這些標記僅為大綱，未及細則，令我輩仍有不足之憾。筆者將閱讀李善注時所留意之問題略加整理，推定李善引用他書

---

① 本文原載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二集，1950 年。

② 此數據參考汪師韓《文選理學權輿》。

③ 此二十三條中，有前後矛盾之處，今本《文選》與舊鈔本所記不同，因而不能肯定二十三條全部保存李善之舊貌。現姑且依據今本《文選》。

的義例如下。<sup>①</sup>

## 一 引文之目的

李善注《文選》而頻頻引用他書，目的何在？其自述注例內有云“諸引文證，皆舉先以明後”，“諸釋義，或引後以明前”（並見《兩都賦序》注），又云“《藉田》、《西征》咸有舊注，以其釋文膚淺，引證疏略，故並不取焉”（《藉田賦》注）。“引證”與“釋義”對舉，可見二者即引文之目的，但實際操作上，李善尤着力於引證。通常，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在語句和內容方面依據前人之作，所謂換骨奪胎是其文學共性，甚至可以說“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”適用於所有作品。這種傾向在駢儷文尤為明顯。作者通過典據這種較為簡單的形式表現複雜的思想和感情，讀者則通過還原典據，反而使自己的聯想豐富起來，作品由此得到充分欣賞。因此，若想解讀評論某一作品，先須弄清作者使用的典據。李善《文選注》於引證方面用力極多，可謂其來有自。現就李善引證與釋義做一細緻考察，歸納其義例如下。

### （一）引證

引證正文所依據的典據。李善注例所云“諸引文證，皆舉先以明後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”（《兩都賦序》注），即謂此法。而細審之，則可分為語句即形式方面的典據引證和事實即內容方面的典據引證，茲將两者的若干情形分別進行考察。

#### （1）語句引證

---

① 張雲璈有“注例說”（《選學膠言》卷一），錢泰吉有《文選李注義例》（《曝書雜記下》），李審言有《李善文選注例》（《制言》第五十期），駱鴻凱也在其《選學源流》（《制言》八、九、十期及《文選學》第三章）中論及李注義例，但所論皆局限於李善自述注例之範圍。高步瀛有《李注略例》，記於其《文選李注義疏》卷一及駱鴻凱文中，但還未得見。

(a) 引證語句與《文選》正文作者使用的語句，形、義皆同。

【例】左太沖《吳都賦》：羌（胡刻本作“嗟”，胡氏《考異》云當作“羌”，集注本正作“羌”，今據而改之。注文“羌”字亦同）難得而覩（胡刻本作“覩”，今從集注本）縷。【注】王延壽《王孫賦》曰：羌難得而覩縷。

曹子建《求自試表》：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，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。【注】《墨子》曰：雖有賢君，不愛無功之臣；雖有慈父，不愛無益之子。

(b) 引證語句與正文作者使用語句，義相同形顛倒。

【例】江文通《望荆山》詩：零淚沾衣裳。【注】《古詩》曰：淚下沾裳衣（各本均作“衣裳”，今據胡氏《考異》改之。卷二十九《古詩十九首》恰作“裳衣”）。

謝玄暉《和徐都曹詩》：風光草際浮。【注】《楚辭》曰：光風轉蕙汎崇蘭。

(c) 引證語句與正文作者使用語句，形相同義不盡相同。此即李善自述注例所云“文雖出彼，而意微殊，不可以文害意”（《兩都賦序》注）。

【例】班孟堅《兩都賦序》：以興廢繼絕，潤色鴻業。【注】《論語》子曰：興滅國，繼絕世。

《兩都賦序》“興廢繼絕”，如李善釋義“言能發起遺文，以光贊大業也”，是謂漢武帝、宣帝建立制度、復興前代文章，與《論語》“興滅國”之義不同，但可以得知賦序之語句出自《論語》。

任彥昇《宣德皇后令》：劍氣凌雲，而屈跡於萬夫之下。【注】《六韜》太后曰：屈一人之下，伸萬人（胡刻本作“夫”，涉正文而誤，今據集注本改之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意林》均引《六韜》而作“人”）之上，唯聖人能爲之（板本“爲之”兩字誤成一“焉”字，今據集注本改，治要本亦正作“爲之”）。

(2) 內容引證

(a) 引證正文文義之所據。

【例】陸士衡《贈馮文鵬遷斥丘令詩》：我求明德，肆於百里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（“曰”字據《四部叢刊》本補）：我求懿德，肆於時夏。

說明陸士衡詩句，其義得自《毛詩》。

曹子建《求通親親表》：天稱其高者，以無不覆；地稱其廣者，以無不載；日月稱其明者，以無不照。【注】《禮記》子夏問曰：何謂三無私？孔子曰：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，此之謂三無私。

(b) 引證正文所據之事實。

【例】陸士衡《答賈謐詩》：思媚皇儲，高步承華。【注】王隱《晉書》曰：謐以賈后之妹子，數入宮，與愍懷處。

曹子建《求自試表》：使得西蜀大將軍當一校之隊。【注】《魏志》曰：太和二年，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。

## (二) 釋義

(1) 引文以解釋語義。引用他書說明正文字義、語義，分以下四類。

(a) 先解釋正文語義，後舉示其用例。

【例】鮑明遠《樂府(東武吟)》：占募到河源。【注】占謂自隱度也(板本脫“自隱度也”四字，今依集注本補)，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。《吳志》曰：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。

“占謂”以下十六字，大略說明“占募”之語義，再引《吳志》示其用例。所引《吳志》未必就是正文“占募”之語的出典。

陳孔璋《檄吳將校部曲文》：及其抗衡上國。【注】毛萇《詩傳》(板本誤作‘注’，今據集注本改之)曰：抗，舉也。鄭玄《周禮注》曰：稱上曰衡，然(‘然’字據集注本補之)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。《史記》陸賈曰：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爲敵國。

先說明“抗衡”之語義(爲此利用《毛傳》與《鄭注》)，後引《史記》示“抗衡”之用例。

(b) 先釋義正文甲爲乙，再舉乙之用例。

【例】曹子建《贈丁儀詩》：凝霜依玉除。【注】玉除，玉(後一“玉”字，據集注本補)階也。《說文》曰：除，殿階也。《西都賦》曰：玉階(板本‘階’作‘除’，理不通。今據集注本改之。板本卷一《西都賦》正作‘玉階’)彤庭。

先說明正文“玉除”之義爲“玉階”(爲此利用《說文》),後引《西都賦》以示“玉階”之用例。

潘安仁《夏侯常侍誄》:中年殞卒。【注】中年,猶中身也。《尚書》曰:文王受命,惟中身。

(c) 爲正文甲作注,却引他書注文之“乙爲甲”,說明正文之甲即乙之義。

【例】張平子《西京賦》:睢盱跋(胡刻本作“拔”,非。唐鈔本正作“跋”,板本卷四十四陳孔璋《爲袁紹檄豫州文》注引亦作“跋”。今據而改之)扈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:無然畔換(胡刻本“換”作“援”,誤。唐鈔本正作“換”,陳孔璋文注引亦同)。鄭玄曰:畔換猶拔扈。拔與跋,古字通。

爲正文“跋扈”作注,却引鄭箋“畔換猶拔扈”以說明“跋扈”即“畔換”之義。

曹子建《七啓》:捷忘歸之矢。【注】《儀禮》曰:司射搢三,挾一个。鄭玄曰:搢,捷(板本“捷”誤作“插”。今據集注本改之)也。

(d) 引他文用以注解正文字詞。

【例】左太冲《蜀都賦》:龍池瀉瀑瀆其隈。【注】《公羊傳》曰:瀆泉者何,湧泉也。

此爲解釋正文之“瀆”字而引《公羊傳》。

謝玄暉《和徐都曹詩》:結軫青郊路。【注】《周禮》曰:東方謂之青。

(2) 引文以說明字體。引用他文以說明正文中的古字。

【例】司馬長卿《上林賦》:頰杳眇而無見,仰艸櫟而捫天。【注】《聲類》曰:頰,古文俯字。晉灼曰:艸,古攀字也。

謝玄暉《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》:霸功興寓縣。【注】《說文》曰:寓,籀文字字也。

(3) 引文以明正文句讀。正文句讀難以明斷時,引證據以判斷。

【例】任彦昇《奏彈曹景宗》:不用嚴刑,誅賞安寔,景宗即主臣謹案云云。【注】王隱《晉書》庾純自劾曰:醉酒荒迷,昏亂儀度,臣即主。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。然以主爲句,臣當下讀也(板本“即”前無“臣”字,今據集注本以補之。胡氏《考異》曰:“袁本、茶陵本‘謹’上有‘臣’字。”以“臣謹”爲言。此說當謬。若作“即主臣謹按”,李善不會引來作爲正

文句於“主”字後之依據)。

正文“景宗即主臣謹按云云”，該讀爲“景宗即主，臣謹按云云”，還是“景宗即主臣，謹按云云”，不易判斷。王隱《晉書》載有庾純之語“臣即主”，據此用例，正文亦當斷於“主”字後。

(4) 引文以糾正文訛字。

【例】王仲寶《褚淵碑文》：餐東野之秘寶。【注】一曰(板本作“又曰”，非。今從集注本)：“《雒書·零准聽》曰：《顧命》云，天(集注本作‘璠’，下文‘天’字同。)球河圖在東杼(板本作‘序’，非。今從集注本)。天球，寶器也。《典引》曰：御東序之秘寶。然野當爲杼，杼(板本‘杼’字不重，誤。今據集注本補之)，古序字也。

“東野”即“東杼”之訛，爲此引《雒書·零准聽》以證明。

## 二 引文之態度

李善引文時注意哪些方面，持着何種心態，亦即對待引文的態度如何？大致概括如下。

(一) 論證或釋義爲目的的引文，均採用正文作者以前的文獻爲原則。李善作注之目的已表明此原則，此處不煩舉例論證。李善自述注例云“諸引文證，皆舉先以明後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”，“諸釋義，或引後以明前”(《兩都賦序》注)，從正反面表明了引證、釋義時皆持有這種態度。下面的(二)和(三)則屬例外。

(二) 引用與正文作者大致相同年代的人的作品。何平叔《景福殿賦》注引用卞蘭《許昌宮賦》，並說明注例曰：“然卞、何同時，今引之者，轉以相明也。他皆類此。”從而明確表明其態度。

【例】王仲宣《贈蔡子篤詩》：風流雲散，一別如雨。【注】《鸚鵡賦》曰：何今日以雨絕(板本卷十三作“何今日之兩絕”，誤)。陳琳《檄吳將校》曰：雨絕於天。然諸人同有此言，未詳其始。

曹子建《七啓》：揮袂則九野生風，慷慨則氣成虹蜺。【注】劉劭《趙都(板本誤作“郡”，今依集注本改之)賦》曰：煦氣成虹蜺，揮袖起風塵。

文與此同，未詳其本也。

(三) 釋義爲目的的引文，難免使用正文以後之書籍。例如張平子《西京賦》注引杜預《左氏傳注》、劉逵《魏都賦注》、崔豹《古今注》。又如宋玉《風賦》注引司馬遷《史記》、許慎《說文解字》。

(四) 略引原文。

【例】左太冲《蜀都賦》：驚浪雷奔。【注】枚乘《七發》曰：波湧而濤起，橫奔似雷行。

考卷三十四《七發》原文，“波湧而濤起”句與“橫奔似雷行”句之間，有四十餘句、百九十五字，注文略而不引。

王元長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：祥正而青旗肅事。【注】《禮記》曰：孟春之月，天子駕蒼龍，載青旗，躬耕帝籍。

《禮記·月令》篇中“孟春之月”與“天子”之間有六十四字，“天子”與“駕蒼龍”之間有八字，“載青旗”與“躬耕”之間有七十字。

以上兩例是略字較多的，還有略字少的。有些則在略引時對原文文字進行改動。例如卷四十吳季重《答魏太子箋》：“雖年齊蕭王，才實百之。”下注引卷四十二魏文帝《與吳質書》：“光武言，年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，吾德不及之，年與之齊矣。”改作“吾德不及蕭王，年與之齊矣”。此因略引原文而不得已改之，這種情況極少見，李善還是以不改原文文字爲原則。有關於此，下面(七)中詳細論述。

(五) 依正文順序，改動引文之原順序。

【例】張平子《西京賦》：若夫翁伯濁質，張里之家，擊鐘鼎食，連騎相過。【注】《漢書》(板本下有“食貨志”三字，當誤。今據唐鈔本刪)曰：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，濁氏以胃脯而連騎，質氏以酒削而鼎食，張里以馬醫而擊鐘。

《漢書·貨殖傳》順序爲翁伯、質氏、濁氏、張里(《史記·貨殖傳》亦同)，此處改爲翁伯、濁氏、質氏……等順序，使之與正文“翁伯濁質”一致。

張平子《東京賦》：睿哲玄覽。【注】《尚書》曰：睿作聖，明作哲。

《尚書·洪范》作“明作哲……睿作聖”。

(六) 同時參引他書之正文與注文。

【例】張平子《西京賦》：小說九百，本自虞初。【注】《漢書》曰：虞初《周說》九百四十三篇。初，河南人也，武帝時以方士侍郎，乘馬，衣黃衣，號黃車使者。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

考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自“初，河南人也”至“號黃車使者”一段原是注文。可知，此注同時引用《漢書》正文及其注文。

曹子建《七啓》：故甘露（胡刻本誤作“靈”）紛而晨降，景星霄而舒光。【注】《史記》曰：天精明時，有赤方氣，與青方氣相連。赤方中有兩黃星，青方中有一黃星，凡三星合爲景星。其狀無常，常（板本脫一“常”字，據集注本補）出於有道之國。

《史記·天官書》云：“天精而見景星，景星者德星也，其狀無常，常出於有道之國。”孟康注云：“精，明也。有赤方氣，與青方氣相連。赤方中有兩黃星，青方中一黃星，凡三星合爲景星。”此注無疑同時引用《史記》正文與孟康注。

（七）絕不改動引文文字。正文與正文所依據的文獻原文字形不同，但音義相同，則附記其音義相同之因，或者另舉證據以明音義相同之原因，但絕不改動原文文字而引用。此又可分如下幾種。

（1）附記兩者音義相同之原因。

（a）附記“某與某古字通”。

【例】張景陽《詠史詩》：朝野多歡娛。【注】《孟子》曰：霸者之民驩虞如也。王逸《楚辭注》曰：娛，樂也。虞與娛，古字通用。

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：信可以優遊暇豫，作樂崇德者歟。【注】《孫子兵法》曰：人效死而上能用之，雖優遊暇譽，令猶行也。譽與（板本“與”作“猶”，誤。據胡克家說改之）豫，古字通。

（b）附記“某與某通”。

【例】劉越石《扶風歌》：惟昔李騫期。【注】《周易》曰：歸妹愆期，遲期有時。王肅曰：愆，過也。騫與愆通也。

曹子建《求通親親表》：禁固明時。【注】《左氏傳》曰：申公巫臣奔晉，子反請以重幣錮之。杜預曰：禁錮（板本“錮”誤作“固”。據集注本改之。左氏成公二年傳注亦作“錮”）勿得（板本脫“得”字，據集注本補。《左傳正義》所引杜注亦存“得”字）仕也。錮與固通。



(c) 附記“某與某音義同”。

【例】左太冲《吳都賦》：卓犖兼併。【注】《西都賦》曰：卓（當作“遼”，据下注可知。卷二《西都賦》亦作“遼”）蹀諸夏，兼其所有。卓犖與遼蹀音義同。

(d) 附記“某與某同”。

【例】《吳都賦》：翹關扛鼎。【注】《列子》曰：孔子之（“之”字据集注本補）勁，招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。招與翹同。

(e) 附記“某與某古今字”。

【例】劉孝標《廣絕交論》：故王丹威子以櫜楚。【注】《禮記》曰：夏楚二物收其威也。鄭玄曰：夏，桡也；楚，荆也。夏與櫜古今字也。

(f) 附記“某某一也”。

【例】宋玉《神女賦》：毛鬣彰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【注】《慎子》曰：毛嫱先施，天下之姣也，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，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。先施西施一也。

(2) 另求他證。

【例】左太冲《吳都賦》：造姑蘇之高臺，臨四遠而特建。【注】《越絕書》曰：吳王夫差，起姑胥之臺，五年乃成，高見三百里。《漢書》伍被曰：子胥云，見麋鹿遊姑蘇之臺。然姑胥即姑蘇也。

《古詩十九首》：奄忽若飈塵。【注】《爾雅》曰：飄飄（胡氏《考異》曰：飄當作飈，各本皆譌，飈飄即扶搖字，《釋文》可證）謂之森。《爾雅》或作此飈。

王子淵《四子講德論》：況乎聖德巍巍蕩蕩，民氓所不能命哉。【注】《論語》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也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。《廣雅》曰：命，名也。

沈休文《齊故安陸昭王碑文》：而皇情眷眷，慮深求瘼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，鑒觀四方，求民之莫（各本作“瘼”，與下注“班固《漢書》引《詩》而爲此瘼”不符，當誤。今据梁章鉅《旁證》之說改之）。班固《漢書》引《詩》而爲此“瘼”（据陳喬樞《詩經四家異文考四》，今《漢書·敘傳》作“莫”，是傳抄者所改）。

正文作“瘼”，李善所見《毛詩》作“莫”，二本不同，故舉《漢書》所引

《詩》，說明《詩》又作“癢”，與《文選》正文同。

(3) 正文與引文用字不同且原因不明，則存疑，絕不以意改字。

【例】枚叔《七發》：出輿入輦，命曰蹙蹙之機。【注】《呂氏春秋》曰：出則以車，入則以輦，務以自佚，命曰怡蹙之機。高誘曰：怡，至也，蹙機門內之位也。……枚乘引“怡蹙”而為“蹙蹙”，未詳乘之謬，為好奇而改之。

張景陽《七命》：駕紅陽之飛燕。【注】紅陽飛燕，未詳。或曰，駿馬圖有含陽侯驃。疑含即紅聲之誤也。

(4) 引文原注云“某當為某”或“某讀曰某”，但直引原文，絕不依注文改字。

【例】沈休文《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詩》：誰當九原上，鬱鬱望佳城。【注】《禮記》趙文子曰：以從先大夫於九京。鄭玄曰：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。京當為原也（板本“九京”皆作“九原”，且無“京當為原也”五字，此必經淺人竄改。今據集注本訂正）。

此詩正文作“九原”，《禮記》作“九京”，二者不同，《禮記·檀弓下》鄭注明言“京蓋字之誤，當為原”，然李善仍從正文。

《西京賦》建玄戈（板本皆誤作“弋”。朱珔《集釋》已有此說。唐鈔本作“戈”，據而改之），樹招搖。【注】《禮記》曰：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。鄭玄曰：繕，讀曰勁，畫招搖星於其（《曲禮上》“其”作“旌旗”二字，疑“其”為“旗”之壞字）上，以起居，（板本誤作“軍”，唐鈔本作“居”，與《禮記》及《七啓》注文所引一致。今據而改之）堅勁軍之威怒，象天帝也。

李善所引文獻與今本之間存在不少文字異同，且多次引用同一文獻而前後不同現象亦不少，因而早有人說李善引用文獻適當改動文字。既然如此，李善何必堅持上述（七）中的瑣細態度呢？改字說無充分根據，絕不可信。堅持李善改字說的人，或者僅據傳習至今的文獻而不考慮李善所依據的古本，或者未發現今存李善注經後人竄改。現舉出具體證據加以說明。

《西都賦》：前唐中而後太液。【注】《漢書》曰：建章宮，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……。如淳曰：唐，庭也。

關於此注，高步瀛云：“《漢書》見《郊祀志》，唐中作商中，注引如淳

亦作商，蓋李氏依本文改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作唐。”（《文選李注義疏》卷一）高氏所云甚謬。今本顏師古注《漢書》確作“商中”，然而李善所據《漢書》自當作“唐中”。《後漢書·班固傳》注文亦作“唐”：“前書曰：建章宮，其西唐中數十里。《音義》曰：唐，庭也。”大概唐初開始有此本《漢書》。李善所據《漢書》絕非顏師古本，其他證據亦可證明<sup>①</sup>，因而不能用顏師古本規正李善引文。況且王念孫已經指出顏師古本“商中”原是“唐中”之訛（《讀書雜誌》卷四之五）。

王文考《魯靈光殿賦》：規矩應天，上憲黜陟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定之方中，作為楚宮。

謝玄暉《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》：卜揆崇離殿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揆之以日，作為楚室。

江文通《雜體詩》注、王簡棲《頭陀寺碑》注亦引“《毛詩》曰：揆之以日，作為楚室。”

上舉注文引自《毛詩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。今本《毛詩》“定之方中，作於楚宮，揆之以日，作於楚室”，二“為”皆作“於”。阮元《毛詩校勘記》曰：“案《正義》云：作為楚丘之宮也，下句同。考此乃《正義》說經之義耳，非其本經字作為也。序下《正義》云：而首章‘作於楚宮，作於楚室’

① 今本《漢書·律歷志上》“太極玄氣函三為一”（師古曰：函讀與含同），曹子建《七啓》注所引“函”作“含”（板本《文選》或作“分”或改作“函”，皆非。今從集注本）。《中山靖王勝傳》“臣聞悲者不可為衆歎”（師古曰：衆古累字。累重也，歎歎歎也），曹子建《求通親親表》注所引“衆歎”作“噓歎”。《孫寶傳》“（侯）文曰：豺狼橫道”，孫子荆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》注所引“橫道”作“當路”（《後漢書·張綱傳》“豺狼當路”李賢注曰：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）。《揚雄傳贊》“惟寂寞，自投閣”（師古曰：今流俗本云“惟寂寂寞，自投於閣”），謝靈運《齋中讀書詩》注引作“惟寂寂寞，自投於閣”。《敘傳上》“始皇之末，班壹避墜於樓煩……當孝惠高后時，以財雄邊”（師古曰：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……今流俗書本，多改此傳“壹”字為“懿”，非也），班孟堅《幽通賦》注所引“壹”作“懿”，“邊”引作“北邊”（梁氏《文選旁證》云，《幽通賦》注引作“懿”，當作“壹”，誤）。以上數例足可證李善所據《漢書》非顏師古本。今人王重民《巴黎敦煌殘卷敘錄》第一輯卷二曰：“蓋有唐初葉，師古注未大行，蔡謨《集解》頗行於世。《索隱》、《正義》所徵，鄭元、李善所引，均據蔡謨舊本。”

可證。《詩經小學》云：案《喪大記》注云：爲或作於，聲之誤也。李善《文選》注引‘作爲楚宮，作爲楚室’，所謂以破引之。考文古本作爲，採《正義》。今檢收錄古籍叢殘的敦煌本之《毛詩》殘卷，正是“作爲楚宮”、“作爲楚室”，與李善所引一致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一百七十三“《毛詩》曰：作爲楚室”，亦作“爲”。據此可知，古時《毛詩》自有“爲”字本，李善也並未破引。又可知山井鼎《七經孟子考文》所引古本，亦非採用《正義》本（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依據李善注所引，推測是齊韓詩，顯然錯誤）。

張平子《西京賦》：擘肌分理。【注】鄭玄《周禮注》曰：擘，破裂也。

高步瀛論此注曰：“《周禮》鄭注見《考工記·瓶人》，擘作薛，豈李氏所據本作擘耶！抑以爲通假字也。”（《李注義疏》卷三）今案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七十九“擘傷”下：“上音百，鄭注《考工記》云：擘，破裂也。《說文》：從手，辟聲也。”此處所引《考工記》注亦作“擘”，與李善注所引相同。可知當有“擘”字本《考工記》，此注亦絕非李善改引。

左太冲《魏都賦》：昏情爽曙。【注】《說文》曰：曙，旦明也。

謝靈運《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》“猿鳴誠知曙”注以及枚乘《七發》“莫離散而發曙兮”注，皆引“《說文》曰：曙，旦明也。”

今檢《說文·日部》：“曙，旦明也，从日，者聲”，“曙”爲新附字，釋作“曉也”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“曙”字條：“《文選·魏都賦》、謝靈運《越嶺溪行詩》、《七發》三注，引此字皆作曙，乃崇賢以今字易古字耳，非古本有曙無曙也。”與此相反，鈕樹玉則據李善所引，認爲有古本《說文》存在（鄭珍《說文新附考》亦云“曙”之古字爲“曙”），其《說文新附考》“曙”字條曰：“瞿鏡濤云：李善《文選注》引《說文》‘曙，旦明也’，凡屢見。疑古本《說文》本是‘曙’字，後爛脫作‘曙’。樹玉按，《博雅》有‘曙’無‘曙’，《玉篇》‘曙’，適當《說文》‘曙’字之次，其訓‘旦明’之‘曙’則在俗字中，瞿說當是。”比較沈、鈕二人之說，當從後說，前說不免臆斷之嫌。

以上四條針對的是，僅相信今傳原書而不考慮李善依據古本的李善改字說，對此進行了辯駁。下面針對一些人不知今存李善注經後人竄改而主張改字說，進行辯駁。

《西京賦》：逞欲畋斂。【注】《說文》曰：斂，捕魚也。

對於此注，高步瀛指出“《說文》彙部曰：𩺰，捕魚也。無斂字，此李

就正文改”(《李注義疏》卷二)。然而唐鈔本《文選》殘卷並無此引文。今本《文選》注中有此引文,可能是後人所加。因此,僅據今本《文選》主張李善改字說是不妥的。

《西京賦》:展季桑門,誰能不營。【注】《說文》曰:營,惑也。

胡紹煥謂此注“今日部:營,惑也,從目,熒省聲。按經典通作‘營’,善以‘營’爲‘營惑’,故引《說文》‘營’作‘營’者,依正文改也”(《文選箋證》卷二)。然而唐鈔本《文選注》未引《說文》此語,因此僅據今本《文選》而斷定李善改動文字,這是不可取的。

沈休文《和宣城詩》:神交疲夢寐。【注】《說文》曰:交,會也。

胡紹煥謂“今《說文》,這會也。按此,善順正文而改許”(《文選箋證》卷三十三)。但舊鈔本《文選集注》卷五十九下並無《說文》此語,此亦說明不能武斷主張李善改字說。

陸士衡《漢高祖功臣頌》:駿民效足。【注】《尚書》曰……又曰:俊民用章。胡克家曰:“《尚書》本作峻,善屢引爲俊者。峻與俊同,已具《奉答內兄希叔詩》,無妨其引作俊也。”(《文選考異》卷八)李善在前注說明“正文某字與注文某字同”之後,再出現相同的文字用例時則不具體說明<sup>①</sup>,這一點正如胡氏所言。然而即使前面說明“正文某字與注文某字同”,也絕不因正文某字而改動引文中的某字,因此胡氏所言“峻與俊同,已具《奉答內兄希叔詩》,無妨其引作俊也”,不可信從。加之,集注本作“峻”而非“俊”。由此可見,今本《文選》注所見“俊”字是後人妄改,絕非李善之錯。

王子淵《四子講德論》:百姓征徂,無所措其手足。【注】《方言》曰:征徂,惶遽也……徂,章容切。

王筠《蛾術編》(卷下)曰:“王褒《四子講德論》‘百姓征徂’,注引《方言》曰:‘征徂,惶遽也。’然《方言》‘征徂遑遽也’,《論》作‘征徂’,李善即

① 如卷九《北征賦》“息郇郃之邑鄉”注,引《漢書》“幽鄉”且言“幽與郃同”。卷十《西征賦》“化流岐幽”注,引《史記》“立國於郃”且言“郃與幽同”。故卷四十六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“簫動郃詩”注,引“《周禮》曰:簫章掌土鼓簫簫。又曰:仲春擊土鼓歌幽詩,以迎暑也”,而未說明“郃”與“幽”之同異。

改《方言》，以就之。此《選注》之通病也，知非刻訛者。《注》又曰：‘佢，章容切。’不爲佢作音，是本作佢也。”考集注本卷一百二十，正文及注文所引《方言》皆作“佢”，注文“佢章容切”亦作“佢章容反”（舊鈔觀智院本《文選》作“佢”，“佢”字亦非彳旁）。可知，李善本正文與注引《方言》，原本皆作“佢”，今本《文選》由後人妄改。因之絕不可以說李善引用《方言》而妄改文字之類的話。至於“此《選注》之通病也”之語，使李善蒙上不白之冤。

上述論證表明，李善引用他書而妄改文字之說，不足相信。段玉裁曰：“凡引古辭同字異者，必仍其字而爲之說，李善注《文選》，其例最善。”（《古文尚書撰異》卷十五）又，許巽行曰：“經典同異，李氏自據各經師本文，隨《文選》所用而引之……校《文選》者，每不尋究，但據今時傳習之本，竄易李氏所引之文。”（《密齋隨錄》）二人可謂崇賢之知己。

如上所述，李善引用他書時並未改動文字，但可能對字體做過改動，因爲注文中無一例辨別字體之正俗。桂馥指出“李善所引《蒼頡篇》、《三蒼》、《聲類》、《字林》諸書，多依隨《文選》俗字，非本書原文”（《札樸》卷七），或許言此。

（八）引用他書轉載之文時，記錄其書名以明出處。

【例】江文通《雜體詩》：更以畏友朋。【注】《左氏傳》陳敬仲曰：《詩》曰“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，豈不欲往，畏我友朋”。

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：因流波而成次。【注】東陽無疑《齊諧記》：東皙對晉武帝曰（此十四字，板本皆脫，今據集注本補之）：“《逸詩》云：羽觴隨流波。”

前一例中“《詩》曰”以下爲需要引用的部分，後一例“《逸詩》云”以下爲需要引用的內容，注文同時還標明其文獻出處。後人不明李善此一做法，往往刪去需要引用內容以外的部分，如板本在上舉後一例文字中刪去“東陽無疑”以下十四字，胡刻本在卷五十五《演連珠》注文中引用與上舉前一例相同的《左氏傳》文而刪去此三字，袁本、《四部叢刊》本則將“《左氏傳》陳敬中曰”七字改作一個“毛”字。此類引文，板本多有脫字。

此又涉及一個問題，即李善注引文與類書之間的關係。據卷五十

九任彥昇《劉先生夫人墓誌》注“《皇覽·聖賢冢墓誌》注曰云云”，可知至少利用《皇覽》且標明其書名。卷二《西京賦》“睚眦薑芥”注：“《廣雅》曰：睚，裂也。《說文》曰：眦，目眶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瞋目眦睚。”一連引用多種文獻。此注與玄應《衆經音義》卷二十“睚眦”注文內容一致，有可能李善和玄應抄自同一類書（玄應《音義》作於顯慶中，詳情參考神田喜一郎教授《溜流二大小學家》，載《支那學》七之一），但李善未標明其類書名。此事關係到李善多大程度地利用類書，那些都是何種類書，因而是有趣且重要的話題，但我現在尚不明瞭其原委。

（九）正文與引文矛盾時，加以辨證。

【例】王元長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：訪游禽於絕澗，作霸秦基。【注】《韓子》曰：董闕於爲趙上地守，行石邑山中，深澗峭如廬，深百仞，因問其左右人曰：“嘗有人入此者乎？”對曰：“無有。”“嬰兒盲聾狂悖（板本作‘勃’，今據集注本改。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上》亦作‘悖’），有人此者乎？”對曰：“無有。”“牛馬犬彘，嘗有人此者乎？”對曰：“無有。”董闕於喟然大息歎（板本脫‘歎’字，今據集注本補之）曰：“吾能治矣，使吾法無赦也，猶入澗之必死，則民莫敢犯，何爲不治？”《史記》曰：趙氏之先，與秦共祖。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。

趙景真《與嵇茂齊書》：昔李叟入秦，及關而歎，梁生適越，登嶽長謠。【注】《列子》曰：楊朱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梁而過（集注本作“遇”）老子，老子中道仰天歎曰：始以汝爲可教，今不教也。……范曄《後漢書》曰（“曰”字依集注本補）：梁鴻字伯鸞，扶風人也，東出關過京師，作《五噫之歌》曰：陟彼北邙（集注本作“芒”，下“邙”字亦同）兮噫……然老子之歎，不爲入秦，梁鴻長謠，不由適越，且復以至郊爲及關，升邙爲登嶽，斯蓋取意而略文也。

（十）必引正文作者所依據的文獻。

（1）同一語句或者同一事件載於多種文獻時，取其中最接近正文之意者。

【例】潘安仁《寡婦賦》：四節流兮忽代序，歲云暮兮日西頽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歲聿其暮。

沈休文《鍾山詩應西陽王教》：於焉仰鑣駕，歲暮以爲期。【注】歲暮

喻年老也。《韓詩》曰：蟋蟀在堂，歲聿其暮。薛君曰：暮晚也，言君之年歲已晚。

潘賦、沈詩皆有“歲暮”，李善引《毛詩》而注前者，引《韓詩》而注後者。究其原因，潘賦“歲暮”謂歲晚時節，與《毛詩》同義（《唐風·蟋蟀》鄭箋以爲是歲晚時節）；沈詩“歲暮”則有年老之意，與《韓詩》同義。換言之，分別引用與正文之意相合的文獻。

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：雜夭采於柔荑，亂嚶聲於縣羽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又曰：手如柔荑。又曰：鳥鳴嚶嚶。《韓詩》曰（板本“韓詩”二字作一“又”字，是後人妄改。今依集注本改之。《景福殿賦》注亦引《韓詩》及薛注，與此處所引同）：縣蠻黃鳥。薛君（板本衍“注”字，今依集注本刪之）曰：縣蠻文貌。

此注前三條引《毛詩》，最後一條則另引《韓詩》及薛君，因爲《毛傳》“縣羽”釋作“小鳥貌”，其義與正文用法不同，而《韓詩》薛君之解釋更符合正文之義。

顏延年《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》：三湘淪洞庭，七澤藹荆牧……却倚雲夢林，前瞻京臺囿。【注】《說苑》曰：楚昭王遊於荆臺，司馬子期諫曰：“荆臺左洞庭，右彭蠡。”荆或爲京。

應休璉《與滿公琰書》：是京臺之樂也，得無流而不反乎。【注】《淮南子》曰：令尹子暇請飲，莊王許諾。子暇具於京臺，莊王不往，曰：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，北臨方皇，左江右淮，其樂忘歸，若吾薄德之人，不可以當此樂也，恐流而不能自反。

顏詩、應書皆舉“京臺”之事，李善引《說苑》注顏詩，引《淮南子》注應書，使其與正文之義相合。

王子淵《四子講德論》：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。【注】《淮南子》曰：甯遯（板本誤作“越”。今依集注本）商歌車下，而桓公慨然而悟。

又：齊桓有管鮑隰甯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【注】《說苑》鄒子曰：甯戚叩轅行歌，桓公任之以國政。

《淮南子》、《說苑》皆載有甯戚事，李善注分別引之。

同一事件見於多種文獻而有異同，則取可信者，不必與《文選》正文相同。例如陸士衡《漢高祖功臣頌》“奇謀六奮，嘉慮四迴”注云：“《漢



書》曰：陳平凡六出奇計，或頗秘之，世莫得聞。宋（集注本作‘宗’）仲子《法言注》曰：張良爲高祖畫策六，陳平出奇策四，皆權謀非正也。然機之此言，有符仲子之說，未詳相承而誤，或復（‘復’字依集注本補）別有所憑也。”雖然宋仲子所言與正文之語合致，李善並未徑引，而是先引用與正文不同的《漢書》。此又說明，李善在宋仲子語和《漢書》之間更信任後者（李善此注是否正確解釋正文之義，則另當別論）。

（2）正文作者所據原文出現異同，則取接近正文者引之。

【例】嵇叔夜《琴賦》：紹陵陽度巴人。【注】宋玉《對問》曰：既而曰：陵陽白雲，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。然集所載與《文選》不同，各隨所用而引之。

《文選》所載宋玉《對楚王問》作“其爲陽春白雪，國中屬而和者，不過數十人”，與《琴賦》“陵陽”不同。因而李善特引宋玉集所載《對楚王問》。

江文通《雜體詩》：爾無帝女靈。【注】宋玉集云：楚襄王與宋玉，遊於雲夢之野，望朝雲之館有氣焉……王問：此是何氣也？玉對曰：“昔先王遊於高唐，怠而晝寢，夢見一婦人，自云我帝之季女，名曰瑤姬。

此注所引爲《高唐賦》。李善不依《文選》而特採宋玉集，因爲“自云我帝之季女”《文選》作“曰妾巫山之女也”，與江詩“帝女”之語不合（梁氏《文選旁證》已有此說）。

（3）正文作者依據的原文有異說，則取正文作者所從之說。

【例】潘安仁《寡婦賦》：撫衾裯以歎息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抱衾與裯，寔命不猶。毛萇《詩傳》曰：衾，被也；裯，單被也。

曹子建《贈白馬王彪詩》：何必同衾幃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抱衾與裯。毛萇曰：衾，被也。鄭玄曰：裯，牀帳也。幃與裯古字同。

曹詩作“幃”，而“幃”之本義爲“帳”（《說文》巾部：幃，禪張也。《爾雅釋訓》：幃謂之帳），故李善作注不依《毛傳》（裯，單被也）而採鄭箋（裯，牀帳也）。李善大概由潘賦的用法認爲其從《毛傳》之說，由“幃”之用法判斷曹詩從鄭箋之說（《召南·小星》“抱衾與裯”，三家詩作“幃”，曹詩所依非《毛詩》而是三家詩）。

然而，李善原則上引用正文作者所依據的文獻，實際有不少沒做

到。例如漢人所依《尚書》恐爲今文《尚書》，李善却盡依僞孔傳本，魏詩並非皆依《毛詩》，李善却主要依據《毛詩》。大概李善注《文選》之際主要引用當時的通行本，而當時的通行本與正文用法有不同之處，李善最早且儘可能取引各種不同本，但當時學術不夠發達，李善關於四部書籍流傳的知識也不足，往往導致引用失當，也無方法解決。

(十一) 引文取其語而不取其義。

【例】謝宣遠《張子房詩》：聿來扶興王。【注】《毛詩》曰：聿來胥宇。孔安國《尚書傳》曰：聿，遂也。

注文所引《毛詩·大雅·緇》之文，鄭箋訓此曰“聿，自也”（《毛傳》未訓“聿”字）。此注解釋謝詩“聿來”，依鄭箋說不得解，故未引鄭箋之說而另引孔傳。應該說《毛詩》僅是引證謝詩“聿來”之語。

陸士衡《弔魏武帝文》：豈不資高明之質，而不免卑濁之累。【注】《尚書》曰：高明柔克。高明謂日月也。

此引《尚書·洪範》之文，其傳曰“高明謂天”。今此注引《尚書》僅證實陸文之“高明”，未引傳文釋義，另注“高明謂日月也”。

(十二) 同時引某書正文甲和正文乙之注。

【例】王元長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：肺石少不冤之人，棘林多夜哭之鬼。【注】《周禮》曰：外朝之法，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；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；右肺石，達窮民焉。鄭司農曰：肺石，赤石也；窮民，天民之窮而無告者（此注板本多有異同，今依集注本改之）。

此引《周禮》“秋官朝士”之文，鄭司農之注即大司寇注（今大司寇注係於鄭玄）。

陸士衡《豪士賦序》：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。【注】《尚書》曰：武王既喪，管叔及群弟，流言於國，曰：“公將不利於孺子。”孔安國曰：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。

此引《尚書·金縢》之文，孔傳亦是《金縢》之傳，但此非“武王既喪云云”之傳，而是“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云云”之傳文。

(十三) 一個正文語句只引一條文獻爲原則。李善爲一個正文語句作注，通常引用一條文獻進行印證和釋義。但有時會印證、釋義各舉不同文獻，或者一個語句的形式印證和內容印證各舉不同文獻。例如

曹子建《七啓》“惠澤播於黎苗”注文中，引《國語》、《尚書》釋“黎”、“苗”之義，再引崔駰《七依》而證實正文語句之出處。又如傅季友《爲宋公修張良廟教》“淵流浩漭，莫測其端矣”注，引《吳都賦》而證實正文語句之出處，再引《黃石公記序》而證實張良懷有深慮。但這些並不違背原則。

原則之外，若有特別理由則引用多條文獻，如下面例子。

【例】曹子建《七啓》：採英奇於仄陋。【注】邊讓《章華臺賦》曰：舉英奇於仄（胡刻本誤作“側”。今依集注本、六臣注本改之）陋。《尚書》曰：明明揚仄陋。

陸士衡《漢高祖功臣頌》：所謂伊人，邦家之彥。【注】又曰（接上注《毛詩》）：彼己之子，邦之彥兮。班固《漢書·王遵贊》曰：遵實赳赳，邦家之彥。

以上二例，並引正文所據之文及其原典。

鮑明遠《樂府（放歌行）》：豈伊白璧賜，將起黃金臺。【注】王隱《晉書》曰：段匹磾討石勒，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。《上谷郡圖經》曰：黃金臺，易水東南十八里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，以延天下之士。二說既異，故具引之。

陸士衡《挽歌詩》：死生各異倫，祖載當有時。【注】《周禮》曰：喪祝掌大喪，祖飾棺乃載。鄭玄曰：祖爲行始也，其序載而後飾。《白虎通》曰：祖者始也。始載於庭，輜車辭祖禰，故名祖載也。《白虎通》與鄭說不同，故俱（集注本作“詳”）引之。

以上二例爲並舉異說者。

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：殷殷均乎姚澤。【注】《呂氏春秋》曰……又曰：舜陶於河濱，釣於雷澤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人譽之，陳陳殷殷，無不戴悅。高誘曰：殷殷（板本皆脫一“殷”字，今依集注本補之）盛也。《呂氏春秋》曰：舜爲天子，輒輒啟啟，莫不戴悅。高誘曰：啟啟，動而喜貌也。殷殷，或爲啟啟，故兩引之。

正文“殷殷”，他書或作“啟啟”，難以判斷正誤，因而注文將“殷殷”、“啟啟”兩條皆引。

上述特殊理由之外，一句正文之注文通常引用一種文獻。今本《文選》注出現一句正文之注引用多種文獻且毫無理由的現象，懷疑是後人

所加,如下面的例子。

鮑明遠《樂府(結客少年場行)》: 埤堦懷百憂。【注】《楚辭》曰: 貧士失職而志不平。又曰: 惟鬱鬱之憂獨兮, 志坎壈而不違。王逸曰: 坎壈, 不遇貌也。

此注引《楚辭》兩條, 但前者與正文無關。原文為“《楚辭》曰: 坎壈兮貧士, 失職而志不平(《九辯》)。王逸曰: 坎壈, 不遇貌也”二十三字, 可能在後來轉寫時脫“坎壈兮”三字, 後人又於“志不平”下面加“又曰”以下十五字(《九歎》)。今檢集注本卷五十六, 正是“貧士”前有“坎壈兮”三字, 無“又曰”以下十五字。

謝玄暉《觀朝雨詩》: 既灑百常觀。【注】張景陽《七命》曰: 表以百常之闕。《西京賦》曰: 通天眇以竦峙, 勁(似當作“徑”)百常而莖擢。薛綜曰: 臺名也。《爾雅》曰: 觀謂之闕。

謝詩“百常觀”注引《七命》、《西京賦》兩條, 但《西京賦》實為後人所加。大概此注引《爾雅》, 目的不是強調二者之不同, 即謝詩作“百常觀”而注引《七命》作“百常闕”, 而是說明“觀”即“闕”。如是則“《爾雅》曰”以下七字, 當接“《七命》曰云云”之後。考卷二《西京賦》, 薛綜注曰“通天臺名”, 云“倍尋曰常”, 未云“百常臺名”。若百常為臺名, 《西京賦》則文義不通。也就是說, 此注“《西京賦》曰”至“臺名也”二十二字由後人妄加。今檢集注本卷五十九下, 正無此二十二字。

### 三 引文之記載法

(一) 注文所引文獻只錄書名而不記篇名、章名等小目為原則。限於正文注解所需時, 才同時記錄小目。因需並記小目之例如下:

【例】鮑明遠《樂府(苦樂行)》: 赤阪橫西阻。【注】《漢書·西域傳》: 杜欽曰: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(“之”字, 依集注本補)山。赤土身熱之阪, 令人身熱無色, 頭痛嘔吐。

王元長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: 敬法恤刑, 虞書茂典。【注】《尚書·虞書》曰: 欽哉欽哉, 惟刑之恤哉。

王元長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：臣聞出豫爲象，鈞天之樂張焉。【注】《周易·豫卦》曰：先王作樂，殷薦上帝。

合觀正文圈點之句與注引篇名，可知特記篇名之原因。李注既有此義例，那麼今本《文選》注中妄自記錄小目者，皆非李善原注。茲舉二例如下。

【例】張平子《西京賦》：若夫翁伯濁質，張里之家，擊鐘鼎食，連騎相過。【注】《漢書·食貨志》曰：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，濁氏以胃脯而連騎云云。

此注“食貨志”三字與正文無關，《食貨志》中無此內容，此爲《貨殖傳》所載。注中此三字爲後人妄加者，並非李善之舊。

馬季長《長笛賦》：拈（當作“拈”，下引《國語》及韋注“拈”字亦同）膺擗擗。【注】《國語》曰：無拈膺。韋昭曰：拈叩也，苦洽切。《魏書·程昱傳》曰：昱於魏武前忿爭，聲氣忿高，邊人拈之乃止。

段玉裁曰：“《文選·長笛賦》‘拈膺擗擗’，李善引《國語》及韋注而云，苦洽反。殊誤。苦洽切，當是拈字，從色聲，爪刺也。下引《魏書·程昱傳》云云，是則從色之拈，於拈膺毫不相涉也。”（《說文》拈字注）李善既引《國語》“拈膺”（見《魯語》）注正文之“拈膺”，不必再引《魏書》。況且正如段氏所言，《魏書》“拈之”與正文“拈膺”毫無關係。因此“《魏書·程昱傳》曰”以下二十三字，當是後人旁記文字誤入注文中者，絕非李善之引文。袁本、《四部叢刊》本正無此二十三字。（段玉裁所非難之“苦洽反”三字，其實亦非李善注文。）

（二）引用他文作注的語句再次出現，則不重引而只記“某已見上文”、“某已見某篇”。李善自述注例中，如下四條即屬此例。

（1）石渠已見上文。然同卷再見者，並云已見上文，務從省也。佗皆類此（卷一《西都賦》“又有天祿、石渠典籍之府”注）。

（2）諸夏已見《西都賦》。其異篇再見者，並云已見某篇。他皆類此（卷一《東都賦》“光漢京於諸夏”注）。案：（1）條記曰“同卷再見者，並云已見上文”，（2）條記曰“異篇再見者，並云已見某篇”，但異篇而同卷的情形本來就多，因而（1）與（2）有矛盾之嫌，（1）之“同卷”疑當作“同篇”。

(3) 諸夏已見上文。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，直云已見上文，而他皆類此(卷一《東都賦》“內撫諸夏”注)。案：(3)與(2)看似相同，其實不同。(3)是指前篇已注語句在後面几篇中屢次出現時，第二次記作“已見某篇”，三次以後則僅記“已見上文”(如“諸夏”，《西都賦》中引《論語》而注，《東都賦》之首注曰：“諸夏，已見《西都賦》。”之後則只記作“諸夏，已見上文”)。又，易解之處則第二次出現時直接記作“已見上文”，即便出現於異篇，也不記作“已見某篇”(如“甘泉”，《西都賦》中引《漢宮闕疏》而注，“建章”《西都賦》引《漢書》而注。此二語不難理解，故第二次出現於《東都賦》中，直接記作“建章、甘泉，已見上文”)。

(4) 樂大已(‘已’字據唐鈔本補之)見《西都賦》，凡人姓名及事易知，而別卷重見者，云見某篇，亦從省也。他皆類此(卷二《西京賦》“庶樂大之貞固”注)。案：(3)中“其事易知者，直云已見上文”與(4)中“事易知，而別卷重見者，云見某篇”，看似矛盾，但(3)指同卷再見者，(4)謂異卷再見者。

以上即是李善建立的“以見上文”、“已見某篇”之義例。然而今本《文選》中，隨卷數之增加“已見上文”漸多，“已見某篇”漸少。而且同一條注，一本作“已見某篇”，他本作“已見上文”，另一本則重出注文，這種現象並不少見(《南都賦》“隨珠夜光”下，胡刻本引《淮南子》及高誘注，袁本作“已見《西都賦》”，即屬此例。胡氏《考異》多次指出重出之誤，其實不宜過早斷定)。很可能經後人篡改，原注之義例被弄亂。《四部叢刊》本尤為嚴重，全書僅見幾條“以見上文”、“已見某篇”，其餘皆重出注文，重出之注文又往往出現錯誤。例如：

卷二十八繆熙伯《挽歌詩》：安能復存我。【注】胡刻本作“生也存，已見上文”，《四部叢刊》本作“生也”，《尸子》曰：其生也存”。《四部叢刊》本“生也”二字為衍文。似根據某本之“生也存，以見上文”，復從陸士衡《樂府》之注重出“《尸子》云云”，誤將“《尸子》曰”前面二字“生也”留下。

卷三十一江文通《雜體詩(陳思王贈友曹植)》：延陵輕寶劍。【注】胡刻本作“延陵，已見上”，《四部叢刊》本作“《吳都賦》曰：有吳之開國也，造自太伯，宣於延陵。端委至德，太伯也；高節克讓，延陵也”。

此詩擬曹植詩而作，其注當引曹植《贈丁儀》“思慕延陵子，寶劍非所惜”，現存集注本（卷六十一）即是。但《四部叢刊》本注直接引用與寶劍無關的《吳都賦》，不宜作“延陵輕寶劍”之注。這恐怕是根據“延陵已見上”本，以重出上注為目的查找《文選》前篇，偶然發現“延陵”之句而妄自引用。

（三）引文開頭作“某曰”，則引用書名後不作“曰”。

【例】《國語》趙簡子難曰：雀入於海而作蛤，雉入於淮為蜃云云（郭景純《遊仙詩》注）

《管子》桓公曰：夫鴻鵠有時而南，有時而北。（嵇叔夜《幽憤詩》注）

引文開始有“趙簡子難曰”、“桓公曰”，因而不作“《國語》曰”“《管子》曰”，可能是為避免贅述。此義例不知是李善自立還是傳抄者所為，但貫穿於《文選》全書。庾元規《讓中書令表》注“《尚書》穆王曰：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”，梁章鉅認為“此《君牙篇》之文，今《書》作‘今命爾予翼，作股肱心膂’。注蓋約舉其詞，故《尚書》下無‘曰’字”（《文選旁證》卷三十一）。其說不知注中此一義例，實屬謬見。

備注：本文所引《文選》正文及李善注，均以胡刻本為底本。

（譯者單位：吉林師範大學文學院 南京大學文學院）